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趙枝燚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十六

元　陳仁子　輯

議上

呂祖謙曰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以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信其己見而不嫌其卑抗尊也故罷昌陵有議罷郡國廟有議擊珠厓有議賞邊功有議入穀贖罪有議賈誼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未嘗以公卿之言而廢誼之對也呼韓邪單于願保塞朝臣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未嘗以公卿之言而廢應之策也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王嘉得罪議其獄

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於抗驃騎將軍御史之議也不緘默以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姦不託公以行私惟盡其己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所以有公天下之意然至於屯田之功既成有詔誅前言不便者馬邑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此又足以警謀議之不謹者也故表而出之

擊匈奴議

愚曰古之集議以我而從人後世集議以人而從我故武帝有好兵之心王恢從帝者是之朝廷有言利之臣凡文學不從衆者拒之此之之合宮衞室之議堯舜舍己從人之心不同矣

韓安國王恢

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

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也效致臣聞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也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令加以漢之大乎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廪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乘登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

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鞍若營壘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廣武鴈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人留也故復合和

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鋭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槥小棺也）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也）且自

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不牧謂不可牧養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猋疾風也畜牧為業弧矢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令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

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塞上種榆）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逢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留止也言無所礙）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發猶徵召也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舍止息也）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常坐而役敵國此

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令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脅迫衡行則中絶從音縱衡猶横也疾則粮乏徐則後利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遺音弋季反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罷鹽鐵議

桓寬曰余覩鹽鐵之議異哉吾所聞汝南朱子伯為余言當此之時豪傑並起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不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蓄利長威豈不繆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激切而不悖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强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

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古始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姓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大夫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算也

賢良文學 孝昭始元六年二月

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

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懐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國

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養生送終之具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民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髙帝禁商不得士宦所

以過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閒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

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彊

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彊禦日以不制而
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
天子藏於海内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
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
示莫爲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
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於世無所容其慮工
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
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

蕭牆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言鹽鐵品令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令總一鹽鐵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絶幷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鐵器兵刃天下大用非衆庶所宜事也豪民欲擅山海以致富業故沮事者衆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陛下繼孝武皇帝之後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

即位六年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陛下令郡國賢良文學議三五之道六藝之風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今公卿辯議未有所定所謂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文學曰文帝之

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

是以縣官開園池摠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
農廣田收盛苑囿大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
池籞之假及北邊置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
之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節用如之何其可文學曰
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
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
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
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餧人今

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之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

所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税而已夫如是

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

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

學曰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

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叅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

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鋭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

爲矣然國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

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

籍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畮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理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三十而頃畮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饑寒遂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而冠與戎

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今陛下寛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塘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

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僵尸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然不答大夫曰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故舉賢良文學高第將欲觀殊議異策以聽庶幾云諸生無能出奇計徒守空言不知取舍之宜時世之變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

宜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議以故至今未決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丞相史曰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狂言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諸生之諤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也大夫色少寬賢良曰今以近世觀之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

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則鉏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寛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内興諸利揚可勝告緡江充禁

服張大夫草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安摶王温舒之徒
安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
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下之
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
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奪之心大臣擅權
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淩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
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畫案婢妾衣紈
履絲匹庶稗飯肉食無而爲有貧而强夸生不養死厚

葬殫家遣女繒紈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是以民年急歲促寡恥而少廉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若胡車之相隨乎賢良曰宫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效頗踰制度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古者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今富者連車

列騎駿貳輜軿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今閭巷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春秋修其祖祠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

儺像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寡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汙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古者士鼓蕢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版堲周其後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槨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用如生人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

廟堂之位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
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古者鄰有
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則責辦歌舞俳
優連笑伎戲古者嫁娶之服未之以記虞夏之後表布
内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
朱貉繁路環佩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今生不能致
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

則以爲孝黎民慕效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姪娣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怨曠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不以兵力狗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夫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

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故國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賢良曰昔晏子相齊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今公卿大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

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而無聚不足之患矣大夫曰昔公孫布被兒寛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内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何聚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義自此以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於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兒大夫側身行道分禄以養賢卑已以

下士無行人子羽之繼而葛繹彭侯隤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丞相曰以賢良文學之議則有司蒙素飡之恥使賢良而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談何容易而況行之乎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鐵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大夫曰今守相古之方伯專制千里善

惡在已已不能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今吏道雍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擅生殺之柄專萬民之命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紀綱非其道故也古者封賢禄能不過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能達故立卿大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無古諸侯之賢而涖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一人之身治

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
之財不私人以官大夫曰吏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
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賢良曰今小吏祿薄郡國
繇役遠至三輔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鬻産不
徒是也府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夫欲影正者
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
政不在民大夫曰君子內潔己而不能教於彼周公不
能正管蔡之邪子産不能正鄧皙之僞今一二責之有

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春秋譏刺不及庶人責其率也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蹶而不扶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惡草鉏惡草而衆苗成刑惡民而萬夫悅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别苗也賢良曰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御者有策而勿用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陷民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

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方今之務在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則民自富民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夫如是則民從義而從善入孝而出悌何暴慢之有大夫曰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

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功用不具則田疇荒而穀不殖往時鹽與五穀同價器利而中用令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苦惡不給民用鹽鐵賈貴百姓皆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程時命助之徵發無限百姓苦之令能務本去末湛民以禮示民以樸則百姓反本而不營末矣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

行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於是遂罷議

入粟贖罪議 愚曰漢世入粟贖罪之議濫觴於晁錯非張敞也凡法貴酌人情金作贖刑虞法也五刑有罰周法也無贖則絕生人自新之路徒贖則開天下犯法之端故贖法蓋以利人而非以自利也子貢贖人不受金孔子譏之曰魯自是無贖人者孔子非貪利也特假廉介之名而窒贖罪之路人欲悔過而之善者亦難矣令敞之言曰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以差入粟此與晁錯泛然言除罪者不同而亦未至如蕭望之所謂天漢之變者蓋贖其所可贖而不可贖者亦不贖也夫贖法不可廢也隱然以利人則可而顯然以自利則不可今表表焉號於世曰有罪可入粟以贖是相誘以罪而又相征以利失聖賢好生

之本意是固不可無權衡之論況入粟於邊使內地犯罪之人不遠數千里欲致邊徼之粟天下生靈恐不死於箠楚而又死於供億矣張敞之論未善而蕭望之之守正亦未思也

蕭望之本傳望之爲左馮翊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入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云云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函與含同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

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小雅鴻鴈之詩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小雅大田之詩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率戶而賦計口而斂）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

武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賦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饑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強復對

入粟贖罪再議

蕭望之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金布者令篇名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

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飢寒離遭也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同共給之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土得反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軍興之法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罷邊備議

愚曰自易有重門擊柝之象而城戍之守已立自傳有周索戎索之語而夷夏之分已辨國不可無備久矣抱虎而寢安保其不噬枕蛟而卧安保其不躍狼子野心變詐可畏其強也則有嫚書之辱其弱也則有渭上之朝未易以俄而測也呼韓單于求壻漢庭而據欲撤備戎心果可恃乎侯應之言蓋漢之所恃以存者嗚呼漢之邊患北爲甚而西次之唐之邊患西爲甚而北次之爲國不可以無備而況疏且忽乎

侯應 漢書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黄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

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天子使

車騎將軍嘉口諭

單于〇見第三卷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

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

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

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亡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勝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受伊邪莫演降議 愚曰國家受降各有其義春秋於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三叛人皆名之夫小國之大夫以利接我猶且書之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今伊邪莫演之來為其主貢獻而來又非自以地來比不諒其臣以詐以降乎若無谷永杜欽之謀適以取笑夷狄矣

臣事君之義而乃欲受之一則失國家之體二則生遠夷之釁三則開奸叛之門而況出於匿

谷永 漢書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云云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賻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

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諼詐詞也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毀廟議司徒掾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劉歆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勲彭宣詹事蒲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上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不

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大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云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玁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宗廟之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

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爲逆者非一人

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而遮反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

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頼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髙焉者也髙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徳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徳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

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畀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

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覩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説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説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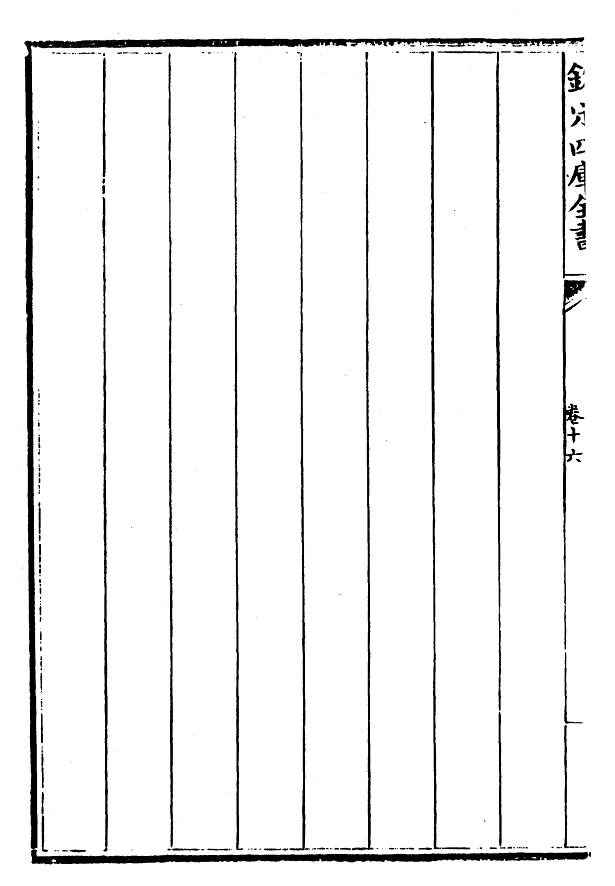
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孫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爲共皇立廟議西山眞氏曰按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指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

師丹哀帝即位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奏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獨議云

聖王制禮服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
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隂陽順其節人主與萬
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
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
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
畀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
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
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

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文選補遺卷十七

元 陳仁子 輯

議下

北單于和親議

愚曰北單于之請和也屢矣夫有釁則有和大漢天寬誰與為釁原彼之請特南單于為叢驅雀耳漢而拒之是自開兵端也安保其不屈就南單于而不為我利乎固之議是矣乃若南單于之親附雖曰感漢之恩殆亦其勢然也而非其情

班固

漢書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内向

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重出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彬授南單于

印綬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異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二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

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孫其善意乎絶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

斷獄不盡三冬議東萊吕祖謙曰章帝以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義無鞫獄斷刑之政命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而魯仲恭乞用立秋乃行薄刑以順時育物皆知時令不可違也反是水旱間作宜矣愚曰賈宗不盡三冬之說猶欠商度

陳寵 寵傳初以時承永平尚嚴切帝新即位宜改苛俗帝遂絕鉆鑽慘酷之科除文致之請人俗和平至是以漢舊事斷獄常盡三冬之月乃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賈宗等以為斷獄不盡三冬陰弱陽泄掐致災旱下公卿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令之烏扇也芸香草荔馬薤 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 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 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

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十三月今正月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春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芽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

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劉歆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草百載之失建永平之功上

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

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註云二月三月皆有

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改

貢舉先才行狀議愚曰彪此奏至言也而他日上疏曰天下樞要在尚書宜簡常

歷州宰者曰往時楚獄置令吏以助郎職好為奸邪可皆停省曰御史外遷並宜清選曰二千

石吏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蓋非

徒護為才行之奏而無區畫者

韋彪本傳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吏事浸疏咎在

州郡下朝臣議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駮爲父報仇議愚曰法云輕侮忧所未喻但周禮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此不當報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此當報也豈有父爲人侮辱而遽殺之乎貫之非也特敏引春秋之義未明耳苟能正斯人之罪而定其辭曰父未被殺而殺之睚眦殺人法所不宥則犯者宥者俱心服矣

張敏本傳敏字伯達河間鄚人時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後因以爲比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

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註云不受誅罪不當誅而法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閑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埀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

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

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臯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地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則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

乞救燉煌議

吳氏曰自武帝開西域之後中國之力困於龜兹大宛之國多矣終武帝之世弊於匈奴何嘗藉西域之助甘露黃龍之間匈奴賓服此亦值匈奴百年之運國內衰亂故適會其成事非西域之功也光武謝絶西域未見匈奴侵暴久乃南北單于自相攻擊納款稱臣謝絶之事豈遂無功哉永平之後既通西域而鄯善燉煌間一治一否未見制匈奴之爲漢利而開西域之爲漢害昭昭矣愚曰事後之說易當時羈縻之術忠之論未爲非

陳忠 漢書西域叛服無常施諸匈奴殆猶中國至安帝時復與匈奴共為邊患燉煌太守欲伐匈奴因取西域鄧太后不許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朝廷下其議曰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太宗文帝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漢書云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

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孫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殖生也威靈南羌與之交連如此西河四郡危矣西河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

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

置西域副校尉議

班勇本傳勇字宜僚時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

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猒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

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内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兹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

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燉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

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

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猒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

今若拒絶勢歸北虜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斷獄盡冬月議林氏曰不韋月令非周禮之典大辟之罪情既顯白人繫逾時使歷盛夏得秋乃報質之天意未必然也聖王之典刑故宥過豈有春夏秋冬之意乎殆好事云然耳又謂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夫以聖人觀易中孚之象而曰議獄緩死若謂信發於中雖過可亮也豈易緯十一月之謂邪然恭他議事多潛有補益剛直不以搆怨有長者之風焉○東萊吕氏曰魯恭乞用立秋乃行薄刑以

順時育物苟廢之水旱未免間作矣

魯恭漢書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

恭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

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荄草根也荄音該又音皆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爲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月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爲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三月建寅爲正人始成之端也蕖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

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
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
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
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
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駁左雄察舉議致堂胡氏曰雄蹇蹇有正臣之節衰世名卿也其論守相長史之屬及親民官皆用儒生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獨於聖賢之語有所未喻四十不惑言進德之序四十强仕言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之準也○愚曰廣能駁議異矣亦庶乎三代尊

老成孔子畏後生之意

胡廣漢書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章奏廣與郭虔史敞駁之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字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章也

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英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漢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

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

謝甘奇顯用年乖彊仕史記秦欲與燕共伐趙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爲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漢書終軍年十八爲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擢爲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猒服猒也矯往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

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

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

梁冀封爵議 愚曰是奏桓帝元嘉元年也帝貪援立之功忘弑逆之罪春秋之法自當以趙盾之弑書且當時朝臣一則曰周公二則曰周公獨不記逆莽事乎葢張綱埋輪之時冀猶可制也順帝不從貽禍奕世餅中之毒罪何如耶致堂胡氏謂李固身爲三公伏尸號哭葢責其不能討賊忠而無補當矣黄瓊之議難哉然同時尚書張陵見冀帶劍入省呵叱令出又

高瓊

一等

黄瓊 漢書時桓帝欲褒賞大將軍冀胡廣等咸稱勲德以賞賚宜比周公奏記入朝不趨

劒履上殿一謁贊不名

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緄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户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户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以爲恨

改鑄大錢議 愚曰劉陶大錢之議桓帝從之而無垢張氏謂陶遊太學無官守無言責

然則太學獨非公議從出之地乎陶之以諫得禍由斥宦寺殆雖得禍不悔也

劉陶 漢書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

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攽曰後民案文民當作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

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内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買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

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寛鍥薄之禁後治鑄之議鍥刻也口結反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説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謫食之災

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于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樹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

吞飢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驪山之徒也）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絓挂也胡賣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

諫伐鮮卑議（愚曰鮮卑檀石槐之生亦足以誑俗而跋扈者矣夏育小勝不足以止請擊之

奏朝廷不許當也至田晏之為中郎將由是王甫蔡邕諫伐之論雖借太公之口發之其能潔予育晏臧旻檻車下獄不足恤也甫如國何

蔡邕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强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

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錢賣鹽者鈇左趾榷專也官自設告緡重稅之令賣酒人不得賣也又筭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筭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一筭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封丞相車千秋爲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案富字當作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

令人財並之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新到反椑蒼曰瘭音必

燒反左傳曰瘭猶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恥也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蹶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旰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劉攽曰今本朝紫文今當作令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

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前漢書音義曰厮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夫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

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爲士卒費謹烽火邊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愚曰寵之此議幸遺業逢章帝之長者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乞勿棄涼州議林之奇曰燮性剛有節義初將兵討黃巾燮曰天下之憂不憂於外張角梟夷臣憂甫深憂國之臣也後崔烈請棄涼州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趙忠欲以黃

巾之功求封燮燮曰傅燮豈求私賞哉斯皆大
過及守漢陽謀行略著會耿鄙不從燮諫討賊
被殺賊圍漢陽燮與其子幹訣遂戰沒眞古烈士也傳曰由也不得其死然燮有之

傅燮 漢書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帝以問燮燮云

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
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
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
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

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

駁陳忠罪疑議愚曰次玉之罪無可疑者且初次兄也軍玉母也死由次玉致之免之何辭

應劭漢書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軍並詣官曹

求代其命因緇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追駮之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爲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

令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知之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時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

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復肉刑議愚曰除肉刑自漢文帝始夫其驟更古制已久商畧而習差傷人更過昔者特君子終諒其爲一念之仁今欲復之是誠何心融言善矣

孔融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端直也政無過失百姓有罪

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殘其支體而棄廢之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漢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劉攽曰案文少一字天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伊戾禍宋

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痤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騁而告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

趙高英布爲世大患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漢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

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鬻權强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信如卞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刖其右足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

人攻璞而得寶焉　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陰使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與其輕鋭倍日并行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木下涓夜至斫木下齊軍萬弩俱發涓遂自剄　寃如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胥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草其政者也

晉李太后服制議 愚曰此禮制之宜也故始末具載

何澄等 初簡文帝諸姬絶孕李太后爲宫人在織坊中帝以大計召之生孝武帝及會稽王孝武即位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後尊爲皇太后安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等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徐廣等議曰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禮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縁情立制若嫌明文不

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文選補遺卷十七